

卷十

書名 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撰者 明 王守仁 撰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集-別集-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別集-7-28-1
 編號 D7431500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一

書一
 始正德已
 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巳巳

謫居 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
 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快快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
 一 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謹
 友 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
 道 者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
 臆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爲鑒
 華務於切已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別集-7-28-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陽明先生文錄十七卷 嘉靖二十六年張良才重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十

墓誌銘墓表 墓碑 傳碑 贊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學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徹匡幅於物無幾于于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于於禮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爲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秘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

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姓王名棗字德重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猶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盍相與私謚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河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

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峯氏方就養於京泣曰湏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戊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

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河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咸踈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較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燿燿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木止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迴龍山初處士與

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澁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澁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澁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旣死矣澁姪孫節與予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即爲之銘亦迴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名與語大說遂留叅幙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

遂終其身。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衝、復。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敦朴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熠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邈矣木丘，其孫孔式。遽逾稀年，胡溘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毋或而弛。無寧處士，愧其孫子。廻龍之崗，其鬱有蒼。毋爾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焯，皆以道學爲世名儒。其後有爲黠榜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

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旣同以公應。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大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寧。擢判時部中。久苦徭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騎入徭洞，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爲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爲具陳禍福，言辯爽慨。諸酋感動，顧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

定約而出尋督諸軍討木頭等洞皆捷大臣文章薦
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斬山互
壑獯憑險出沒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穿中動慮
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末俱廢聞公至喜曰南寧尹使
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土著間行巖谷盡得
其形勢縱火悉焚林薄繼失藉潰散公因盡築城堡
要害據守徧來無所匿從高巔遠覘嘆息踟躕而去
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爲民所
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
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即

委產二弟拾取其遺少壯以老雖盛暑急遽未嘗見
其不以祗服與物熙然無抵至其莅官當事奮毅敢
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
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公貴公榮卒之又明
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
之爲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
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
周源洙比頽煇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闔君子之
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
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

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崑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崑國卒年三十三
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
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末亦三十二而亡說
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
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
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
黃馘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
速也夫鼯鼯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

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稿芝榮不踰旬蔓草
雍而益繁鴟梟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
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
然矣於崑國何疑焉始崑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
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
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
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
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崑國與語悅之遂
究心玄虛益與世泊如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
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

僊釋畺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
城湛元明在坐與畺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
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密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
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
迺曰吾曠黜吾昔而游心高玄棄充斂華而靈株是
固斯亦去之兢兢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
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邪
抑又有所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
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
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

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
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
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
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
間乎畺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
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
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畺國俛而思
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
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
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

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
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
畱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
伯虬言畱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
泣畱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
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
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待畱國之及而畱
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畱國
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
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

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
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
其至者畱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
丘西麓銘曰惜也畱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
詞中廼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
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
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
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

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裴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裴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茂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予同年賢

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樞通之巨族以裴氏爲最裴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美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再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再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即相次相早卒次即楷次楷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內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巖

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
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
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
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
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
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
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
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懵懵
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天三

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
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
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
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
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
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既老乃益循飭
邑人望而尊之以爲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
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爲鴻臚司儀署丞勤
而有禮予旣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
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珙字文重父

其祖某曾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其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爲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雨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懷竒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环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壁何傷不駕以驤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永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

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客至於毀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徇湖俗之所尚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况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既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既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

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異迴陵
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
以誣於人是故君子耻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
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
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
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
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
石曰 晁明對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
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
承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滌

贈翰林院編修湛小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奔阿爲工方特
爲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昔公治長在縲紲
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軻辯之夫
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爲世所
媚嫉卒以傾廢踣墮又免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
讀伯菴誌而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屬之增城人介直
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
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惡無所容狡獪之
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讐彘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

爲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爲所構誣情發病以死公旣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翦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瀾浴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 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竦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爲奸人僕役向濡喘息以漸緩須臾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

日本作目

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顯微闡幽以明世警曠信暴者無庸揚矣彼恣然就抑蒙溷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

事之不爲士乎居父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乃維
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頹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
復棄去會歲歛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
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
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
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
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磊可異顧木中九和
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聲譽皆忠孝節義之言出
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
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之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

商以通化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
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
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
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
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叙九
官首稷而次契垂功蓋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
耕於莘野傳說板築於巖膠南粵於魚鹽出聖鈞於
磻渭百里奚處于市孔子爲厯田倭使其諸儀封晨
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群之士
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

心交驚於利以相驅執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樂官
遊而耻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
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
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
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
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
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
頽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
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
既歿葬於邑西照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蓋合

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
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木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
江之澣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
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銘者爲
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其何言雖善良亦無以紓吾
情吾聞木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餘四十
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
之未嘗踰閫也不亦貞乎績麻春梁教其子以顯嘗

使從由沙之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為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為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獻諷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

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五十為失養孟母為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

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尚不能無潸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為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於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為時甚久而為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

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馳騫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為事雖知愛重君而尚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歿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為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為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

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雒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旣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巖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鑿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人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

用皆 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竒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咸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沒焉九載陞侍講 憲朝實錄成陞右諭德尋

薦為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主不敢盤于遊田上為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等好為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使部闕侍郎又遂以為使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閣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洵

公輔韓向使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

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眾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僥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為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家宰焦參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實釋瑾啣韓不已必

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同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滄揚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為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功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墓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媵阿議彌不協

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過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曰求去瑾意恚咈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為異數云公既歸吳屏謝紛囂翕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

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
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
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
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
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
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
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
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
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
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碎於澄淵則明碎於濁水則

碎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

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

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

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

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

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

及居閑十餘年海內士夫文章論薦不輟及今上

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

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謚文恪

祭葬有加禮四子延誥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

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尚幼、皆彬彬世其家、
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
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
童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
其文學、或暴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
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
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與公壻、徐學士子容、
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畱黎、以及春澗、純
而不流于弱、竒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
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

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
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
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
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 丁丑

匪德丁丑、猥寇大起、江廣湖柳之家、騷然且三四年
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
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虔、申復
連戰奔桐岡、十一月癸酉、攻桐岡大戰、西山界、甲戌
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殫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

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平，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泖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泖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蒸。正德丁丑，冬，輦徂旣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泖，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

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廼命勳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歡欣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暮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

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
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 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
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寧

民謠如此

田水縈田山迎

府治新向

千萬世鞏

皇朝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陳直未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祝
鮒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
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直之直

信乎後世其在當時曾不若朝與鮒之易容也悲夫
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於蕩佞諛
之士嫉視若讐彼寧無知之卒於已非便也故先生
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
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
於錢塘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
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
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
生常塵視軒冕豈一第之爲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
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

廟則又爲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旒旒有牝翼翼在
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旣醉以酒旣
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旣
來旣徂爲冠爲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
趨彌汗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旣墜于淵
猶恬履薄旣折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
不見壅腫砭廼斯愈不見痿痺劑廼斯起人之毀詬
皆汝砭劑汝曾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
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二旣四十有
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燥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
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孰默而譏孰訥而病
譽人之善過情猶耻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
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鈞譽不以蠱愚
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
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旣爾讐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
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青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然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况紹興一郡又神之宮墻輦轂之下乎謂且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霑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為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荐稿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然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

祈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衆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寃滯歟祀典有弗脩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適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宜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為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

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其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旣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

驚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予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鷄飯三盂嗟呀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仕也吾與爾

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胡爲乎來爲茲山之
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鼠逐而來
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
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
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
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
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
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
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
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

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
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厓之孤成群陰壑之
虺如車輪亦必能壅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
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
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
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
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
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
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
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

方、蠻之人言語不相知、方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
方率爾子僕來從予、方吾與爾遨以嬉、方駢紫彪而
乘文螭、方登望故鄉而嘘唏、方吾苟獲生歸、方爾子
爾僕尚爾隨、方無以無侶悲、方道傍之塚累累、方多
中土之流離、方相與呼嘯而徘徊、方飡風飲露、無爾
飢、方朝友麋鹿、暮猿與栖、方爾安爾居、方無爲厲於
茲墟、方

祭鄭朝朝文 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
丑南京鳴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

朝朝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
也與嗚呼朝朝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
之冬朝於 京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同君因世傑謬
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
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奧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
以日繼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
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孰繹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
文猶興有如君者無愧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搆忍
痛扶屨精微日究人或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
死可矣君遂疾告我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

疾亦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頰云頰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母亦嬰危疾湯藥自瀕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襯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復何說嗟予顛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素離群靜言未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茲馳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尚饗

祭涑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二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涑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

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涑頭者皆曰賊巢耻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涑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蓋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剝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涑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 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涑賊之兇悖民苦

爲蓋居誤

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應順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克殘思一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驪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耻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况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內恐其或出於誠

殺之有不甘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益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忤惟神實鑒圖之尚饗

祭徐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柰何哉記爾在湘江遠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一老瞿曇

撫田仁皆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
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田仁曰此亦可
柰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
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
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
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
痛哉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
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
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
轉官南贛即欲過家堅卧不出田仁曰未可紛紛之

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爲鱸粥計先生
了事而歸嗚呼孰謂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
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群而
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
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
已無所進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
而又喪吾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
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田仁者乎夫道
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
道而是邪吾能無蘄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田

仕計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
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田仕而
田仕今則已矣田仕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忍使
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
人世矣姑俟冬春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
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
平日與田仕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
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田仕有知其
尚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情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拜
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喪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
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
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
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
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
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群然集於墓下皆鸞
鳴三振羽翮而翔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
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乎其奉召北行便道歸
言申長調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領瞻丘壠

豈勝凄愴尚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頽靡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不足以應煩劇而解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離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寧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滸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及其邁往直前之氣以為充其氣俗溫厚之仁歛其通敏果決之才以

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辯以自

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

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昔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奮逝豈不痛哉聞計嘗欲度一木以爲天訣之衣暑病且厄欲往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乎復何言

又祭徐中仁文

甲申

嗚呼中仁別我而逝今年十月今葬於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然羸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官屋之雲以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尹獨胡為兮與

於此哉自是其邑之上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毗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己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祭朱守忠文

甲申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

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甲仕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尚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群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旣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旣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傍招博採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

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為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覺其非固不為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為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而吾猶以是為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為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輻云邁一奠未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楊士鳴文 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

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
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
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
弟子姪旣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持
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
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
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
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
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
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
其微哉彼黃馘稿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
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
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旣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
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
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仕履之臣矣世方沒溺
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
知求絕學於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徇俗苟容以
鈎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

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壘斷相與而
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
徑百折而不回蓋其所論雖或亦有動於氣激於憤
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
世方媚嫉讒險排勝已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
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
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
之有技若已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
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
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

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接
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
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
流而折檣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
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
哉嗚呼痛哉其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
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漸
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愛公之知實深近年
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叙其愚以求質
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

之計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剖心自今以往進吾
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
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祭吳東湖文 丁亥

嗚呼果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
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
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栢必歲寒而後見
公之學如深林邃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
退休數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
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

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
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關邪衛正
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之豪傑無所待而興
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
而又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倦不特篇章之
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
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
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
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乃終身
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

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尚來格斯

祭未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未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 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 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 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日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傷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

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忍群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遠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

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
因驅馳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
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
若爾等之死真無愧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
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
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
魂歛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
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
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
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主爲壯
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
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
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
哉

祭軍牙六毒之神文 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令制度聿新威靈不振伏
惟仰鎮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夷以永無窮之休尚
饗

祭南海文 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地

厥功爲大今 皇聖明露降河清我實受命南荒以
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尚饗

祭六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於維我祖効節於 高皇之世肇禋茲土歲久淪蕪
無寧有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
揚蓋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惻子孫之心亦
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
曰有身沒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白刃
不見又知有一祝之榮乎顧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
良有司修舉 國典以宣流 王化之盛美我祖之

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
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末孫某適獲來
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其
承 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 君國下無益於生
民循事省績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
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
世祖秘湖漁隱先生在達府君配食尚饗

陽明先生文錄卷之十



多
才
印
金
卷

三

